

Chinese A: literature – Higher level – Paper 1
Chinois A : littérature – Niveau supérieur – Épreuve 1
Chino A: literatura – Nivel superior – Prueba 1

Monday 21 November 2016 (morning)
Lundi 21 novembre 2016 (matin)
Lunes 21 de noviembre de 2016 (mañana)

2 hours / 2 heures / 2 horas

Instructions to candidates

- The Simplified version is followed by the Traditional version.
- Do not open this examination paper until instructed to do so.
- Choose either the Simplified version or the Traditional version.
- Write a literary commentary on one passage only.
- The maximum mark for this examination paper is **[20 marks]**.

Instructions destinées aux candidats

- La version simplifiée est suivie de la version traditionnelle.
- N'ouvrez pas cette épreuve avant d'y être autorisé(e).
- Choisissez ou la version simplifiée ou la version traditionnelle.
- Rédigez un commentaire littéraire sur un seul des passages.
- Le nombre maximum de points pour cette épreuve d'examen est de **[20 points]**.

Instrucciones para los alumnos

- La versión simplificada es seguida por la versión tradicional.
- No abra esta prueba hasta que se lo autoricen.
- Elija la versión simplificada o la versión tradicional.
- Escriba un comentario literario sobre un solo pasaje.
- La puntuación máxima para esta prueba de examen es **[20 puntos]**.

Chinese A: literature – Simplified version

Chinois A : littérature – Version simplifiée

Chino A: literatura – Versión simplificada

从下列选文中选取一篇加以评论：

1.

正午

当第三列火车一如既往地从前门前经过又轰隆隆地驶向不可知的远方，女人就从一大群鸡的簇拥中拍拍围裙站了起来，她知道又到了该烧火做饭的正午了。用竹篱笆圈起来的院子里，她养了近百只鸡。在她的眼里，这些鸡总是那样惹人爱怜地欢蹦乱跳又善解人意，她也就常常和颜悦色地跟它们诉说个没完，平淡的日子就不知不觉地在这忙碌、
5 宁静以及落寞之中水一般地流逝……正当她反身要往屋里走去时，女人有些惊喜地发现铁路对面那家国营仓库的墙壁上，已经被一个男人用几把刷子涂抹得花花绿绿了。

女人不认字，但很好奇，她想看个究竟，略一犹豫后，女人就跨过了那两条锃亮的铁轨。

女人先是不出声地看着那男人画，后来终于忍不住问了一句：“你这是干啥呢？”

10 “画广告。”男人虽然手不停挥，但听见问话就转过身来，女人也就看到了一张黝黑而又憨厚的脸，脸上也同样沾了不少色彩不一的油彩。

“广告？卖啥的？”女人又问。

“煤气灶。”

15 “那可是城里人用的，我们乡下人烧柴火都还烧不完呢，谁会用这难侍候的东西。”女人的口气既有些不屑又充满了羡慕。

“快了。保管你一用就离不了它。”

“不见得。”女人说，又问，“是不是卖不出去了才要到乡下来？”

20 这下轮到男人摇头了。“不见得……”他已经画完了这则广告，一边把刷子、油漆罐之类的东西往那只油漆斑驳的大旅行包里塞，一边又从包里掏出一只四角都已磕瘪了的饭盒。他这是要吃中饭了。女人想。而且她很快又看出这里并没有一个可以坐下来歇息又能遮荫的地方。而男人饭盒里的那几个馒头也早已硬得难以下咽。

女人心中忽然一动，对男人说：“到我家去坐坐吧，喏，过铁路就是。”

男人迟疑了一下，扯起旅行包跟着女人跨过了铁轨。

25 到家后女人先给男人泡了一杯茶，又把男人那几个馒头放进了蒸笼里，到灶间烧火做饭。

坐在板凳上的男人用目光把屋前屋后看了一遍，就问：“怎么家里就你一个人，你男人呢？”

女人回答道：“和你差不离，也到外边寻生活去了，一年里难得回来几趟。儿子在念小学，到晚上才进门。”

30 男人就唔了一声，搓着一双大手，不久又问：“大嫂，有要干的活儿没有？我这歇着也是歇着。”

女人连忙说没有。但那男人已站起了身，一番转悠后，他发现鸡圈的门关不严，那几根出头的铁丝女人曾掰过多次总是弄不断，但他双手一用力就拗断了。而门前的那一个石墩子总觉得碍手碍脚，也被他使足了劲挪到了一个墙角里。

35 这时候女人已把馏软了的馒头端了上来，还新炒了两道菜。男人也不过于谦让，大口地吃了起来。女人一边用围裙擦着手，看着男人吃得有滋有味而又忘乎所以的样子，忽然不由自主地脱口问了一句：“像你这样也算是长年在外的，是不是也常常念想着家里呢？”

40 腮帮里塞得很满的男人也突然地就停住了咀嚼，片刻的沉吟后，闷着声说：“哪能不想呢，像现在这样的情形就更是想。”

女人的眼眶在刹那间就红了起来，但终于又似得到了很大安慰一般笑了起来……

画广告的男人在填饱肚子后就急匆匆地走了，他还得赶好几个地方。在依然是正午的阳光下，呈现在女人眼前的，是那两条已越来越望不够的明晃晃的铁轨，和正对着她家门前的这一则新鲜夺目的广告。

45 那个男人临走的时候再三诚恳地对她说，过不了多久肯定会用上煤气灶的，若要买，就买他画的那一种。

只是谁也没有发现，那个在阳光下独自站立的女人已愈显得安然而又烂漫……

金星，《2007中国年度小小说》（2008）

2.

电话

- 一部熟悉的电话搁在
一座小城的一条阴晦的小巷的
一间小屋里
米黄色的机身像我热爱的
5 秋天颜色
- 我离开那座城那间屋已经
一年多，离开时我拆走了电话机
那两根线一下子没了家
所有的声音都在那里咯血
- 10 今天，我仍记得那个号码
夜深人静就禁不住拨起来
对方是一个从梦中传来的女声
我问她，你住的屋里那墙上
还有我留下的诗吗
15 她咕噜了许久回了声
“神经病！”

刘伟雄，《中国新诗白皮书1999 - 2002》（2004）

Chinese A: literature – Traditional version

Chinois A : littérature – Version traditionnelle

Chino A: literatura – Versión tradicional

從下列選文中選取一篇加以評論：

1.

正午

當第三列火車一如既往地從家門前經過又轟隆隆地駛向不可知的遠方，女人就從一大群雞的簇擁中拍拍圍裙站了起來，她知道又到了該燒火做飯的正午了。用竹籬笆圈起來的院子裏，她養了近百隻雞。在她的眼裏，這些雞總是那樣惹人愛憐地歡蹦亂跳又善解人意，她也就常常和顏悅色地跟它們訴說個沒完，平淡的日子就不知不覺地在這忙碌、寧靜以及落寞之中水一般地流逝…… 正當她反身要往屋裏走去時，女人有些驚喜地發現鐵路對面那家國營倉庫的牆壁上，已經被一個男人用幾把刷子塗抹得花花綠綠了。

女人不認字，但很好奇，她想看個究竟，略一猶豫後，女人就跨過了那兩條鋸亮的鐵軌。

女人先是不出聲地看著那男人畫，後來終於忍不住問了一句：“你這是幹啥呢？”

“畫廣告。”男人雖然手不停揮，但聽見問話就轉過身來，女人也就看到了一張黝黑而又憨厚的臉，臉上也同樣沾了不少色彩不一的油彩。

“廣告？賣啥的？”女人又問。

“煤氣灶。”

“那可是城裏人用的，我們鄉下人燒柴火都還燒不完呢，誰會用這難侍候的東西。”女人的口氣既有些不屑又充滿了羨慕。

“快了。保管你一用就離不了它。”

“不見得。”女人說，又問，“是不是賣不出去了才要到鄉下來？”

這下輪到男人搖頭了。“不見得……”他已經畫完了這則廣告，一邊把刷子、油漆罐之類的東西往那隻油漆斑駁的大旅行包裹塞，一邊又從包裹掏出一隻四角都已磕瘍了的飯盒。他這是要吃中飯了。女人想。而且她很快又看出這裏並沒有一個可以坐下來歇息又能遮蔭的地方。而男人飯盒裏的那幾個饅頭也早已硬得難以下嚥。

女人心中忽然一動，對男人說：“到我家去坐坐吧，喏，過鐵路就是。”

男人遲疑了一下，扯起旅行包跟著女人跨過了鐵軌。

到家後女人先給男人泡了一杯茶，又把男人那幾個饅頭放進了蒸籠裏，到灶間燒火做飯。

坐在板凳上的男人用目光把屋前屋後看了一遍，就問：“怎麼家裏就你一個人，你男人呢？”

女人回答道：“和你差不離，也到外邊尋生活去了，一年裏難得回來幾趟。兒子在念小學，到晚上才進門。”

男人就唔了一聲，搓著一雙大手，不久又問：“大嫂，有要幹的活兒沒有？我這歇著也是歇著。”

女人連忙說沒有。但那男人已站起了身，一番轉悠後，他發現雞圈的門關不嚴，那幾根出頭的鐵絲女人曾掰過多次總是弄不斷，但他雙手一用力就拗斷了。而門前的那一個石墩子總覺得礙手礙腳，也被他使足了勁挪到了一個牆角裏。

這時候女人已把餛飩軟了的饅頭端了上來，還新炒了兩道菜。男人也不過於謙讓，大口地吃了起來。女人一邊用圍裙擦著手，看著男人吃得有滋有味而又忘乎所以的樣子，忽然不由自主地脫口問了一句：“像你這樣也算是長年在外的，是不是也常常念想著家裏呢？”

腮幫裏塞得很滿的男人也突然地就停住了咀嚼，片刻的沉吟後，悶著聲說：“哪能不想呢，像現在這樣的情形就更是想。”

女人的眼眶在剎那間就紅了起來，但終於又似得到了很大安慰一般笑了起來……

畫廣告的男人在填飽肚子後就急匆匆地走了，他還得趕好幾個地方。在依然是正午的陽光下，呈現在女人眼前的，是那兩條已越來越望不夠的明晃晃的鐵軌，和正對著她家門前的這一則新鮮奪目的廣告。

45 那個男人臨走的時候再三誠懇地對她說，過不了多久肯定會用上煤氣灶的，若要買，就買他畫的那一種。

祇是誰也沒有發現，那個在陽光下獨自站立的女人已愈顯得安然而又爛漫……

金星，《2007中國年度小小說》(2008)

2.

電話

一部熟悉的電話攔在
一座小城的一條陰晦的小巷的
一間小屋裏
米黃色的機身像我熱愛的

5 秋天顏色

我離開那座城那間屋已經
一年多，離開時我拆走了電話機
那兩根線一下子沒了家
所有的聲音都在那裏咯血

10 今天，我仍記得那個號碼
夜深人靜就禁不住撥起來
對方是一個從夢中傳來的女聲
我問她，你住的屋裏那牆上
還有我留下的詩嗎

15 她咕嚕了許久回了聲
“神經病！”

劉偉雄，《中國新詩白皮書1999 - 2002》(2004)
